醒世恒言

敘

六經國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說也而尚理或病于艱深修詞或傷于藻繪則不足以觸里耳而振恒心此醒世恒言四十種所以繼明言通言而刻

也明者取其可以導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適俗也恒則習之而不厭傳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義一耳夫人居恒動作言語不甚相懸一旦弄酒則叫號躑躅視塹如溝度城如檻何則

酒濁其神也然而斟酌有時雖畢吏部劉太常未有時時如濫泥者豈非醒者恒而醉者暫乎繇此推之惕孺爲醒下石爲醉却嘑爲醒食嗟爲醉剖玉爲醒題石爲醉又推之忠孝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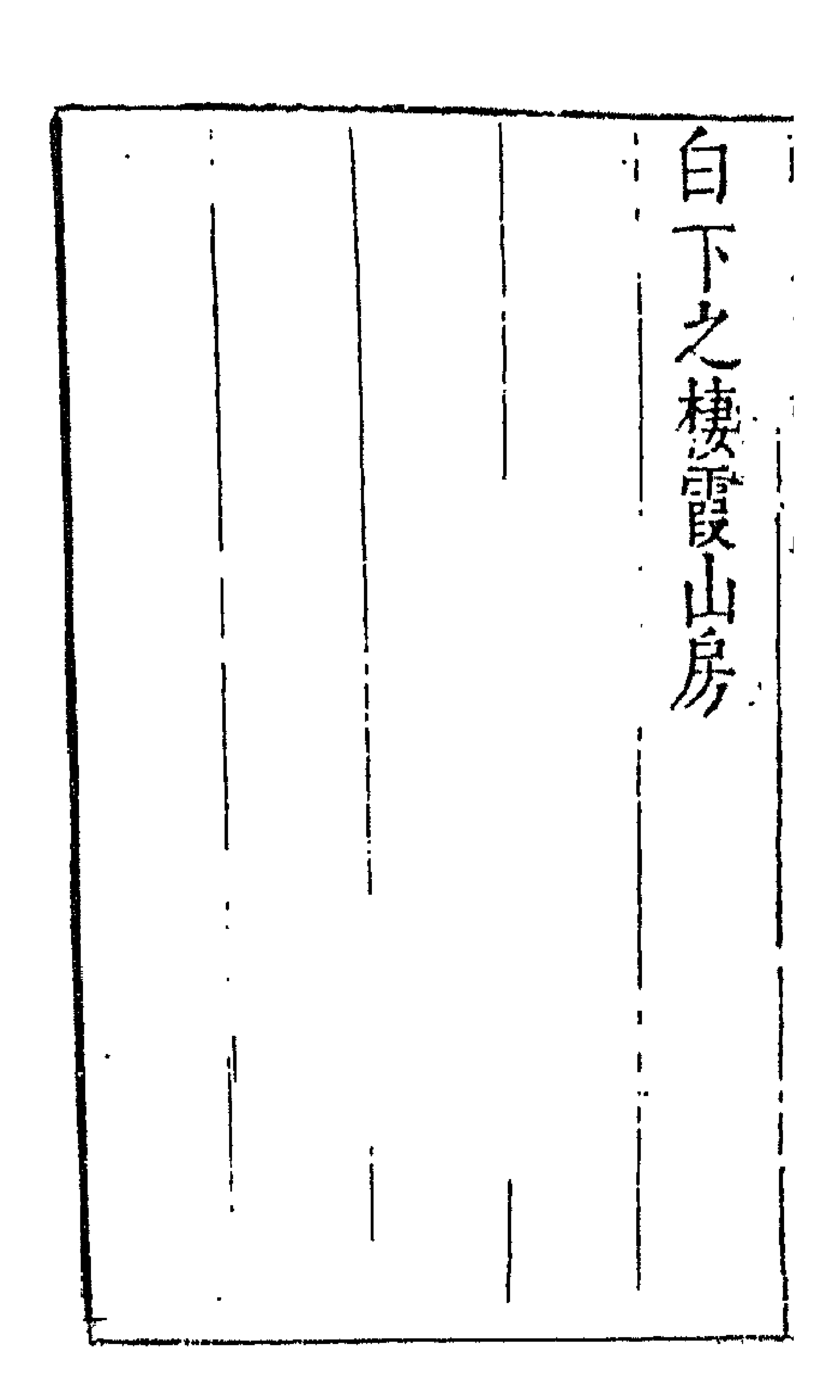
醒。而悖逆爲醉。節檢爲醒。而淫蕩爲
醉。耳穌目章口順心貞爲醒。而即聾
從昧與頑用嚚爲醉。人之恆心。亦可
思已。從恆者吉。背恆者凶。心恆心。言
恆言。行恆行。入夫婦而不驚。質天地

而無作下之亟醫可作而上之吾人君子聖人亦可見恒之時義大矣哉自昔濁亂之世謂之天醉天不自醉人醉之則天不自醒人醒之以醒天之權與人而以醒人之權與言恒

而人恒人恒而天亦得其恒萬世太平之福其可量乎則茲刻者雖與康衢擊壤之歌竝傳不朽可矣崇儒之代不廢二教亦謂導愚適俗或有藉焉以二教爲儒之輔可也以明言通

言恒言為六經國史之輔不亦可乎若夫淫譚褻語取快一時貽穢百世夫先自醉也而又以狂藥飲人吾不知視此三言者得失何如也

天啓丁卯中秋隴西可一居士題于



白下之棲霞山房

醒世恒言目次

可一居士 評
墨浪主人 較

陳多壽生死姻緣

第十卷

劉小官雌雄兄弟

第十一卷

蘇小妹三難新郎

第十二卷

佛印師四調琴娘

第十三卷

勘皮靴單證二郎神

第十四卷。





第一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風水人間不可無　也須陰隲兩相扶

時人不解蒼天意　枉使身心着意圖

話說近代浙江衢州府、有一人、姓王、名奉、哥哥姓王、名春、弟兄各生一女、王春的女兒名喚瓊英、王奉的叫做瓊眞、瓊英許配本郡一個富家潘百萬之子潘華、瓊眞許配本郡蕭別駕之子蕭雅、都是自小聘定的、瓊英方年十歲、母親先喪、父親又歿、那王春臨終之時、將女兒瓊英托與其弟、囑付道、我並無子嗣、只

有此女，你把做嫡女看成，待其長成，好好嫁去潘家。你嫂嫂所遺房奩衣飾之類，盡數與之。有潘家原聘財禮，置下庄田，就把與他做脂粉之費，莫負吾言。瑞蘭氣絕，殯葬事畢，王奉將姪女瓊英接回家中，與女兒瓊真作伴。忽一年元旦，潘華和蕭雅不約而同到王奉家來拜年。那潘華生得粉臉朱脣，如美女一般，人都稱玉孩童。蕭雅一臉麻子，眼瞘齒齙，好似飛天夜叉模樣。一美一醜，相形起來，那標致的越覺美玉增輝，那醜陋的越覺泥塗無色。況且潘華衣服炫麗，有心賣富，一身一遍換一遍。那蕭雅是老實人家，不以

穿衣爲長常言道佛是金裝人是衣裝世人眼孔淺
的多只有皮相沒有骨相王家若男若女若大若小
那一個不欽羨潘小官人美貌如潘安再出暗暗地
歎羨嘖嘖批點那飛天夜叉之醜王奉自己也看不
過心上好不快活不一日爲別駕卒于任所肅雅介
衣扶柩而回他雖是個世家累代清宦家無餘積自
別駕死後日漸消索潘百萬是個暴富家事日盛一
日王奉忽起一個不良之心想道潘家甚富女婿又
醜潘家又富女婿又標致何不把瓊英瓊眞暗地兌
轉誰人知道也不教親生女兒在窮漢家受苦主意

已定到臨嫁之時將瓊英竟做嫁女於與潘家去訖所遺衣飾莊田之類都把他去却將瑤英反爲己女嫁與那飛天夜叉爲配自己薄薄備些粧奩嫁送瑤英但憑叔叔做主敢怒而不敢言誰知嫁後那潘華自恃家富不習詩書不務生理專一闕嬉爲事父親累訓不從氣憤而亡潘華益無顧忌日逐與無賴小人酒食遊戲不上十年把百萬家貲敗得罄盡上下俱無丈人屢次周給他如炭中沃雪全然不濟結末迫于凍餒瞞着丈人要引渾家去投靠人家爲奴王奉聞知此信將女兒瓊英接回家中養老不許女婿

上門潘華流落他鄉不知下落那蕭雅勸苦攻書後來一舉成名直做到尚書地位蔭及封一品夫人有詩爲証

目前貧富非爲准　久後窮通未可知
顛倒任君瞞昧做　鬼神明察定無私

看官你道爲何說這王奉嫁女這一事只爲世人但顧眼前不思日後只要損人利己豈知人有百算天只有一算你心下想得滑碌碌的一條路天未必隨你走哩還是平日行善爲高今日說一段話本正與王奉相反與做兩縣令競義婚孤女這椿故事出在

梁唐晉漢周五代之季，其時周太祖郭威在位，改元廣順，雖居正統之尊，未就混一之勢，四方割據稱雄者，還有幾處，共是五國三鎮，那五國

周郭威　南漢劉晟　北漢劉旻　南唐李昪

蜀孟知祥

那三鎮

吳越錢鏐　湖南周行逢　荊南高季昌

單說南唐李氏有國，轄下江州地方，內中單表江州德化縣，一個知縣，姓石名璧，原是撫州臨川縣人氏，流寓建康，四旬之外，喪了夫人，又無兒子，止有八歲

親女月香、和一個養娘隨任。那官人為官清正、單喫德化縣中一口水、又且聽訟明決、事無壅滯、果然政簡刑清、民安盜息、退堂之暇、就抱月香于膝上、教他識字、又或叫養娘和他下棋、擲骰頑耍、他從旁教導、只為無娘之女、十分愛惜、一日養娘和月香在庭中蹴那小小毬兒為戲、養娘一脚踢起、去得勢重了些、那毬擊地而起、連跳幾跳、的溜溜滾去、滾入一個地穴裡、那地穴約有二三尺深、原是埋缸貯水的所在、養娘手短、攬他不着、正待跳下穴中去拾取毬、見石壁道、且住、問女兒月香道、你有甚計較使毬

司馬重臣舉來有本

兒自走出來麼月香想了一想便道有計了就教養娘去提過一桶水來傾在穴內那毬便浮在水面所傾一桶穴中水滿其毬隨水而出石璧本是要試女孩兒的聰明見其取水出毬智意過人不勝之喜閒話休叙那官人在任不上二年誰知命裡官星不現飛禍相侵忽一夜倉中失火急去救時已燒損官糧千餘石那時米貴一石值一貫五百亂離之際軍糧最重南唐法度凡官府破耗軍糧至三百石者斬行處斬只為石璧是個清官又且火災天數非關本官私弊上官都替他分解保奏唐主怒猶未息將本官

削職要他賠償估價共該一千五百餘兩把家私变賣未盡其半石璧被本府軟監追逼不過鬱成一病數日而死遺下女兒和養娘二只少不得着落牙婆官賣取價償官這等苦楚分明是

屋漏更遭連夜雨　船遲又遇打頭風

却說本縣有個百姓叫做賈昌昔年被人誣陷坐假人命事問成死罪在獄虧石知縣到任審出冤情將他釋放賈昌銜保家活命之恩無從報効一向在外為商近日方回正值石知縣身死親往撫尸慟哭備辦衣衾棺木與他殯殮合家掛孝買地營葬又聞得

所欠官糧尚多，彼待替他賠補幾分，怕錢糧干係不敢開端，猶豫間，見說小姐和養娘都着落牙婆官賣，慌忙帶了銀子，到李牙婆家，問要多少身價。李牙婆取出硃批的官票來看，養娘十六歲，只判得三十兩。月香十歲，倒判了五十兩。却是為何？月香雖然年小，容貌秀美可愛，養娘不過粗使之婢，故此判價不等。賈昌並無吝色，身邊取出銀包，兌足了八十兩紋銀，交付牙婆。又謝他五兩銀子，即時領取二人回家。李牙婆把兩個身價交納官庫，地方呈明石知縣家財變賣都盡，上官只得在別項那移賠補，不在話下。

却說月香自從父親死後沒一刻不啼啼哭哭今日又不認得賈昌是什麼人買他歸去必然落了下賤一路亦哭不已養娘道小姐你今番到人家去不比在老爺身邊只管啼哭必遭打罵月香聽說愈覺悲傷誰知賈昌一片仁義之心領到家中與老婆們見對老婆說此乃恩人石相公的小姐那一個就是伏侍小姐的養娘我當初若沒有恩人此身死于縲紲今日見他小姐如見恩人之面你可另收拾一間香房教他兩個住下好茶好飯供待他不可怠慢後來倘有親族來訪那時送還也盡我一點報効之心不

後來竟如其言

然之時待他長成就本縣擇個門當戶對的人家一夫一婦嫁他出去恩人墳墓也有個親人看覷那個養娘依舊得他伏侍小姐等他兩個作伴做些女工不要他在外答應月香生成伶俐見賈昌如此分付老婆慌忙上前萬福道奴家賣身在此爲奴爲婢理之當然蒙恩人接取此乃再生之恩乞受奴一拜收爲義女說罷即忙下跪賈昌那裏肯要他拜別轉了頭忙教老婆扶起道小人是老相公的子民這螻蟻之命都出老相公所賜就是這位養娘小人也不敢怠慢何況小姐小人怎敢妄自尊大暫將寄在寒家

知恩報恩何等忠厚

只當賓客相待望小姐勿責怠慢小人夫妻行者月香再三稱謝賈昌又分付家中男女都稱爲石小姐那小姐稱賈昌夫婦但呼賈公賈婆不在話下原來賈昌的老婆素性不甚賢慧只爲看上月香生得清秀乖巧自己無男無女有心要收他做個螟蛉女兒初時甚是歡喜聽說賓客相待先有三分不耐煩了却滅不得石知縣的恩沒奈何依着丈夫言語勉强奉承後來賈昌在外爲商聞得好紬好絹先儘上好的寄與石小姐做衣服穿比及回家先問石小姐安否老婆心下漸漸不平又過些時把馬脚露出來了

此女大賢

但是賈昌在家，朝暮夕餐，也還成個規矩，口中假意奉承幾句。但背了賈昌時，茶不茶，飯不飯，另是一條光景了。養娘常叫出外邊雜差雜使，不容他一刻空閒。又分付門間，限定石小姐要做若干女工鍼指還他。倘不遂，脚慢，便去提雞罵狗，口裏好不乾淨哩。止是

人無千日好　　花無百日紅

養娘受氣不過，稟知小姐，欲待等賈公回家，告訴他一番。月香斷然不肯，說道：當初他用錢買我，原不指望他怎樣。今日賈婆雖有不到之處，却與賈公無干。你若說他，把賈公這段美情都沒了。我與你命薄之

人只索忍耐爲上忽一日賈公做客回家見撞着養
娘在外汲水面龎比前甚是黑瘦了賈公道養娘我
只教你伏侍小姐誰要你汲水且放着水桶另叫人
來擔罷養娘放了水桶動了個感傷之念不覺滴下
幾點淚來賈公要盤問時他把手拭淚慌忙的奔進
去了賈公心中甚疑見了老婆問道石小姐和養娘
沒有甚事麼老婆回言沒有初歸之際身體多點也
就悶過一遍又過了幾日賈公偶然到近處人家走
動回來不見老婆在房自往廚下去尋他說話正撞
見養娘從廚下來也沒有托盤右手拿一大碗飯左

手一隻空碗碗上頂一碟醃菜葉兒賈公有心閃在隱處看時養娘走進石小姐房中去了賈公不省得這飯是誰與的一些葷腥也沒有那時不在廚下竟悄悄的走在石小姐房前向門縫裏張時只見石小姐將這碟醃菜葉兒過飯心中大怒便與老婆鬧將起來老婆道葷腥儘有我又不是不捨得與他吃那丫頭自不來擔難道要老娘送進房去不成賈公道我原說過來石家的養娘只教他在房中與小姐作伴我家廚下走使的又不少誰要他出房擔飯前日那養娘噙着兩眼淚在外街汲水我已疑心是必家

中托他難爲了只爲多事不曾細問得原來你恁地無恩無義連石小姐都怠慢見放着許多葷菜却教他喫白飯是甚道理我在家尚然如此我出外時可知連飯也没得與他們喫飽我這番回來見他們着實黑瘦了老婆道別人家丫頭那要你恁般疼他長得白白壯壯你可收用他做小老婆麼賈公道放屁說的是什麽話你這樣不通理的人我不與你講你自明日爲始我教當直的每日另買一分肉菜供給他兩口不要在家火中算帳省得奪了你的口食你又不歡喜老婆自家覺得有些不是口裏也含含糊

棚的哼了幾句，便不言語了，從此賈公分付當直的將日用柴米，分做兩分，却叫厨下丫頭們各自安排送飯，這幾時，好不齊整，正是

人情若比初相識　到底終無怨恨心

賈昌因牽掛石小姐，有一年多不出外經營，老婆加也做意修好，相忘于無言，月香在賈公家，一住五年，看看長成，賈昌意思要密訪個好主兒嫁他出去了，方纔放心，自家好出門做生理，這也是賈公的心中，背地裡自出勾當，曉得老婆不賢，又與他商量，恐他谷是奏作賤，胡亂些銀，賣嫁出去了，可不乾淨，何期姻緣

不偶，內中也有緣故，但是出身低微的，賈公又怕辱沒了石知縣，不肯俯就，但是略有些名目的，那個肯要百姓人家的養娘爲婦，所以好事難成。賈公見姻事不就，老婆又和順了，家中供給，又立了常規，捨不得撇開生意，只得又出外爲商。未行數日之前，預先叮嚀老婆有十來次，只教好生看待石小姐和養娘兩口，又請石小姐出來，再三撫慰，連養娘都用許多好言安放，又分付老婆道：他骨氣也比你重我百分哩，你切莫慢他，若是不依我言語，我回家時就不與你認夫妻了。又喚當直的和廚下丫頭都分付過了

方纔出門、

臨岐費盡叮嚀語　只爲當初受德深

却說賈昌的老婆、一向被老公在家作興石小姐和養娘、心下好生不樂、沒奈何只得由他、受了一肚子的腌臢昏悶之氣、一等老公出門三日之後、就使起家主母的勢來、尋個茶遲飯晏小小不是的題目、先將廚下丫頭試法、連打幾個巴掌、駡道賤人、你是我手內用錢討的、如何恁地托大、你恃了那個小主母的勢頭、却不用心伏侍我、家長在家日縱容了你、如今他出去了、少不得要還老娘的規矩、你却老娘處

那個敢伏侍的要飯喫貼等他自擔不要你們獻勤
卻擔誤老娘的差使罵了一回流來若熱鬧中與過
當直的分付將背公派下另一分肉菜錢乾折進來
不要買了當直的不敢不依且喜月香能甘淡薄全
不介意又過了些時忽一日養娘擔洗臉水進了些
水已涼了養娘不介哼了一句那婆娘聽得了特地
叫來發作道這水不是你擔的別人燒着湯你便胡
亂用些罷當初在牙婆家那個燒湯與你洗臉養娘
討嘴不住便回了幾句言語道誰要他們擔水燒湯
我又不是不曾擔水過的兩隻手也會燒火下次我

要為不賢
罪口氣如
豆

自擔水自燒，不費與下姐姐們力氣便了。那婆娘提醒了他。當初升擔水過這句話，便罵道：小賤人，你當先擔得幾桶水，便在外邊做身做勢，與家長知道，連累老娘受了百般嘔氣。今日老娘要討個帳兒，你既說會擔水會燒火，把兩件事都交在你身上。每日常用的水，都要你擔，不許缺乏。是火都是你燒。若是雖為了柴，老娘都要計較。且等你知心知意的家長同家時，你再啼啼哭哭告訴他便了，也不怕他題了老娘出去。月香在房中，聽得賈婆發作自家的丫頭，慌忙移步上前，萬福謝罪，招稱許多不是。叫賈婆與

惟養娘道果是妙了不是了只求看小姐面上不要計較那老婆愈加忿怒便道什麼小姐小姐是小姐不到我家來了我是個百姓人家不曉得小姐是什麼品級你動不動把來壓老娘老娘骨氣雖輕不受人欺壓的今日要說個明白就是小姐也說不得我了大錢討的少不得老娘是個主母買婆也不是你叫的月香聽得話不投機含着眼淚自進房去了那婆娘分付厨中不許叫石小姐只叫他月香名字又分付養娘只在厨下專管擔水燒火不許進月香房中月香若要飯喫時得他自到厨房來取其夜又叫

丫頭搬了養娘的被窩到自己房中去月香坐個更深不見養娘進來只得自己閉門而睡又過幾日那婆娘喚月香出房却教丫頭把他的房門鎖了月香沒了房只得在外面盤旋夜間就同養娘一鋪睡睡起明就叫他拿東拿西役使他起來在他矮簷下怎敢不低頭月香無可奈何只得伏低伏小那婆娘見月香隨順了心中暗喜蹺地開了他房門的鎖把他房中搬得一空凡丈夫一向寄來的好紬好段曾做不曾做得都遷入自己箱籠被窩也收起了不還他月香暗暗叫苦不敢則聲忽一日賈公書信回來又

書許多東西與石小姐書中囑付老婆好生看待不久我便回來那婆娘把東西收起思想道我把石家兩個丫頭作賤勾了丈夫回來必然厮鬧難道我俱怕老公重新奉承他起來不成那老乞八把這兩個瘦馬養着不知作何結束他臨行之時說道若不依他言語就不與我做夫妻了一定他起了什麽不良之心那月香好副嘴臉年已長成倘或有意留他也不見得那時我爭風喫醋便遲了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他兩個賣去他方老乞八回來也只一推推得厮鬧一場罷了難道又去贖他

回來不成奸計好討正是

眼孔淺時無大量　心田偏處有奸謀

當下那婆娘分付當直的與我喚那張牙婆到來我有話說不一時當直的將張婆引到賈婆教月香和養娘都相見了却發付他開去對張婆說道我家六年前討下這兩個丫頭如今大的忒大了小的又嬌嬌的做不得生活都要賣他出去你與我快尋個主兒原來當先官賣之事是李牙婆經手此時李婆已死官私做媒又推張婆出尖了張婆道那年紀小的正有個好主兒在此只怕大娘不肯賈婆道有甚不

肯張婆道就是本縣大尹老爺覆姓鍾離名義壽春人氏親生一位小姐許配德安縣高大尹的長公子在任上行聘的不日就要來娶親了本縣粧奩都巳備得十全只是缺少一個隨嫁的養娘昨日大尹老爺喚老媳婦當官分付過了老媳婦正沒處尋宅上這位小娘子正中其選只是與鄉之人怕大娘不捨得與他賈婆想道我正要尋個遠方的主顧來得正好況且知縣相公要了人去丈夫回來拼也不敢則聲便道做官府家的陪嫁勝似在我家十倍我有什麽不捨得只是不要虧了我的原價便好張婆道原

價許多賈婆道十來歲時就是五十兩討的如今飯錢又丟一主在身上了張婆道喫的飯是算不得帳這五十兩銀子在老媳婦身上賈婆道那一個老丫頭也似我這個人家便好他兩個是一路兒來的去了一個那一個也食不家了況且年紀一二十之外又是要老公的時候留他甚麼張婆道那個要多少身價賈婆道原是三十兩銀子討的牙婆道粗貨兒直不得這許多若是減得一半老媳婦到有個外甥小身邊三十歲了老媳婦原許下與他娶一房妻小的因手頭不寬展捱下去這到是雌雄一對兒賈婆

道既是你的外甥便讓你五兩銀子張婆道連這小娘子的媒禮在內讓我十兩罷賈婆道也不爲大事你且說合起來張婆道老媳婦如今先去回復知縣相公若講得成時一手交錢一手就要交貨的賈婆道你今晚還來不張婆道今晚還要與外甥商量來不及了明日早來回話多分兩個都要成的說罷別去不在話下却說大尹鍾離義到任有一年零三個月了前任馬公是頂那石大尹的缺馬公陞任去後鍾離義又是頂馬公的缺鍾離大尹與德安高大尹原是個同鄉高大尹生下二子長日高登年十八歲

次日高升年十六歲這高登便是鍾離公的女壻原來鍾離公未曾有子止生此女小字瑞枝方年一十七歲選定本年十月望日出嫁此時九月下旬吉期將近鍾離公分付張婆急切要尋個陪嫁張婆得了賈家這頭門路就去回復大尹大尹道若是人物好時就是五十兩也不多明日庫上來領價晚上就要過門的張婆道領相公鈞旨當晚回家與外甥趙二商議有這相應的親事要與他完婚趙二先歡喜了一夜次早趙二便去整理衣併准備做新郎張婆在家中先兌足了二十兩身價隨即到縣取知縣相公

到帖到庫上兌了五十兩銀子來到賈家把這兩項銀子交付與賈婆分疏得明明白白賈婆都收下了少頃縣中差兩名皂隸兩個轎夫擡着一頂小轎到賈家門首停下賈婆初時都不通月香曉得臨期竟打發他上轎月香正不知教他那裏去和養娘兩個叫天叫地放聲大哭賈婆不管三七二十一和張婆兩個你一推我一拽拽他出了大門張婆方纔說明小娘子不要啼哭了你家主母將你賣與本縣知縣相公處做小姐的陪嫁此去好不富貴官府衙門不是耍處事到其間哭也無益月香只得收淚上轎而

去轎夫擡進後堂月香見了鍾離義還只萬福張婆在傍道這就是老爺了須下個大禮月香只得磕頭立起身來不覺淚珠滿面張婆教他拭乾了淚眼引入私衙見了夫人和瑞枝小姐問其小名對以月香夫人道好個月香二字不必更改就發他伏侍小姐鍾離公厚賞張婆不在話下

可憐宦宰嬌香女　權作閨中使令人

張婆出衙已是酉牌時分再到賈家只見那孩娘正思想小姐在廚下痛哭賈婆對他說道我今把你配與張媽媽的外甥一夫一婦比月香到勝幾分莫要

纪好一出何等个人可泣

悲傷了張婆也勸慰了一番道二在混堂內洗了個淨浴打扮的帽兒光光衣衫簇簇自家提了一碗燈籠前來接親張婆就教荅娘拜別了賈婆那荅娘原是個大腳張婆扶着步行到家與外甥成親話休絮煩再說月香小姐自那日進了鍾離相公衙內次日夫人分付新來婢子將中堂打掃月香領命携箒而去鍾離義梳洗已畢打點早衙理事步出中堂只見新來婢子呆呆的把着一把掃箒立于庭中鍾離公暗暗稱推悄地上前看時原來庭中有一個土穴月香對了那穴汪汪流淚鍾離公不解其故走入中堂

喚月香上來，問其緣故。月香愈加哀泣，口稱不敢。鍾離公再三詰問，月香方纔收淚而言道：「賤妾幼時，父親曾于此地教妾蹴毬為戲，誤落毬于此穴。父親叫妾道：『你可有計較使毬自出于穴，不須拾取麼？』妾答云：『有計。』即遣養娘取水灌之，水滿毬浮，自出穴外。父親謂妾聰明，不勝之喜。今雖年久，尚然記憶，觀物傷情，不覺哀泣。願相公俯賜矜憐，勿加罪責。」鍾離公大驚道：「汝父姓甚名誰？你幼時如何得到此地？須細細說與我知。」月香道：「妾父姓石，名[illegible]，六年間任此作縣尹。只為大火燒倉，朝廷將父革職，勒令賠償，父親病鬱

而死有司將妾和養娘官賣到本縣賈公家賈公向

被冤繫縈我父活命之恩故將賤妾作仙看待撫養

至今因賈公出外爲商其妻不能相容將妾轉賣于

此只此實情並無欺隱

一一今朝訴出衷腸事　鐵石人知也淚垂

鍾離公聽罷正是兎死狐悲惡傷其類我與石璧一

般是個縣尹他只爲遭時不幸遇了天災親生女兒

就淪于下賤我若不聞不見到也罷了天教他到我

衙裡我若不扶持他何官體面何存石公在九泉之

下以我爲何如人當下請夫人上堂就把月香的來

夫人亦賢德

歷細細敘明夫人道似這等說他也是個縣令之女豈可賤婢相看目今女孩兒嫁期又逼相公何以處之鍾離公道今後不要月香服役可與女孩兒姊妹相稱下官自有處置即時修書一封差人送到親家高大尹處高大尹拆書觀看原來是求寬嫁娶之期書上寫道

若非廣也人間未必

婚男嫁女雖父母之心舍己成人乃高明之事近因小女出閣預置媵婢月香見其顏色端麗舉止安詳心竊異之細訪來歷乃知即前任石縣令之女石公廉吏因倉火失官喪軀女亦官賣轉展

售于寒家同官之女猶吾女也此女年已及笄不惟不可屈爲婢妾且不可使吾女先此女而嫁使令急爲此女擇婿將以小女薄奩嫁之令郎婣期少待改卜特此拜懇伏惟情諒鍾離義頓首

高大尹看了道原來如此此長者之事吾奈何使鍾離公獨擅其美即將回書云

鸞鳳之配雖有佳期狐兔之悲豈無同志作親翁既以同官之女爲女在不佞寧不以親翁之心爲心來復示言令人悲惻此女廉吏而亂無所閑閨斯親家即賜爲兒婦以踐始期令愛別選高門族

八投雲堂中無此四札

幾兩使昔趙伯玉恥獨爲君子使今者願分親翁之謗高原頓首

使者將回昔呈與錦離公有了錦離公道高親家願娶孤女雖然我卑但吾女他兒久已許定豈可更改還是從容待我嫁了石家小姐然後另備妝奩以完吾女之事當下又寫書一封差人再達高親家高公開書讀道

娶無依之女雖爲高情更已定之婚終乖正道小女與令郎久諧鳳卜作擬鸞鳴在令郎停妻而娶妻已違古禮使小女舍婿而求婚猶兒人非請君

三思必從前議義懼恐再拜

尙公讀罷嘆道我一時思之不然今聞鍾離公之言慚愧無地我如今有個兩盡之道使鍾離公得行其志而吾亦同享其名爲世而下以爲美談那時復書云

汝女易如僕之慕誠雖般停妻娶妻若之引禮甚正僕之次男高升年方十七尚未締姻今愛歸我長兒不女婿我次子作兒作婿兩對良姻一死一生千秋高誼粧奩不須求備時日且喜和同伏望俯從不須咬卜原懼恐再拜

頭離公得書大喜道如此處分方為雙美高公義氣真不愧古人吾當非其下風矣當下即與夫人說知將一副粧奩剖為兩分衣服首飾稍稍增添二女一般並無厚薄到十月望前兩日高公安排兩乘花花細轎笙簫鼓吹迎接兩位新人鍾離公先發了嫁裝去後隨喚出瑞枝月香兩個女兒教夫人分付他為婦之道二女拜別而行月香感念鍾離公夫婦恩德十分難捨號哭上轎一路 行自不必說到了縣中恰好湊着吉日良時兩對小夫妻如花如錦拜堂合卺高公夫婦歡喜無限正是

處史何管受敵

百年好事從今定　一對姻緣天上來

再說鍾離公嫁女三日之後夜間忽得一夢夢見一位官人幞頭象簡立于面前說道吾乃月香之父石壁是也生前爲此縣大尹因倉糧失火賠償無措鬻爵而亡上帝察其清廉憫其無罪勑封吾爲本縣縣隍之神月香吾之愛女蒙君高誼拔之泥中成其美緣此乃陰德之事吾已奏聞上帝君命中本無子嗣上帝以公行善賜公二子昌大其門君當致身高位安享遐齡鄰縣高公與君同心願娶孤女上帝嘉悅亦賜二子高官厚祿以酬其德君當傳與世人廣行

方便切不可倚勢欺人利已損人天道昭昭纖毫洞察說罷再拜鍾離公答拜起身忽然踏了衣服前幅跌上一交猛然驚醒乃是一覺即時說與夫人知道夫人亦嗟呀不已待等天明鍾離公打轎到城隍廟中焚香作禮捐出俸資百兩命道士重新廟宇將此事勒碑廣諭衆人又將此夢備細寫書報與高公知道高公把書與兩個兒子看了各各驚訝鍾離夫人年過四十忽然得孕生子取名天賜後來鍾離義歸宋任至龍圖閣大學士壽享九旬子天賜爲大宋狀元高登高升俱仕宋朝官至卿宰此是後話且說賈

自在客中，不久回來，不見了月香小姐，和那養娘，訪知其故，與婆娘大鬧幾場。後來知得鍾離相公將月香為女，一同小姐嫁與高門，賈昌無處用情，把銀二十兩，要贖養娘送還石小姐。那趙二恩愛夫妻，不忍分拆，情願做一對投靠，張婆也禁他不住。賈昌領了趙二夫妻，直到德安縣稟知大尹高公。高公問了備細，進衙又問媳婦月香，所言相同，遂將趙二夫婦收留，以金帛厚酬賈昌，賈昌不受而歸。從此賈昌惱恨老婆無義，立誓不與他相處，另招一婢，生下兩男，此亦作善之報也。後人有詩歎云

人家要娶揀高門　誰肯屬全孤女婿
試看兩公陰德報　皇天不負好心人

卷一終